

ZHONGGUODANGDAIHUOJIANG



ERTONGWENXUEZUOJI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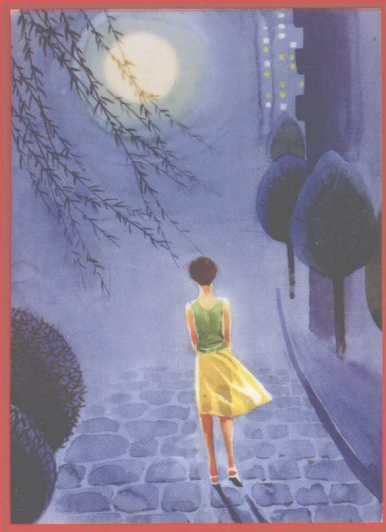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

水边的记忆

张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ODANGDAIHUOJIANG



ERTONGWENXUEZUOJI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

* * *

水边的记忆

{ 张 洁 *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边的记忆/张洁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ISBN 978-7-02-005996-6

I. 水… II. 张…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820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水边的记忆

Shui Bian De Ji Yi

张 洁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8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5996-6

定价 17.00 元

诚 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第一辑)终于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在此我们衷心感谢这些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作家们,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最为精彩的篇章奉献给孩子们,让我们的孩子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取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制作了精美插图的绘画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的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思想和灵魂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七年一月

我要采撷一粒种子，撒入你心底，
扎根，发芽，生长……
我愿它是一棵快乐的树，
花朵芬芳，小鸟儿歌唱。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你——是它的园丁，
欢笑、泪水、喧闹、沉默……
在阳光下和风雨中，都化作了郁郁葱葱。

——张 洁

目 录

天堂的孩子	(1)
纷飞的音符	(17)
叫我一声乖女	(39)
月光下	(50)
男孩和女孩在 1982	(60)
微风吹拂	(74)
水边的记忆	(90)
彩霞满天	(98)
闪亮的日子	(104)
女生 201 寝室	(153)



天堂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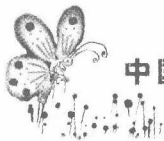
—

虽然是大热天,但空调将热浪击得溃败不堪。这家快餐屋既清爽又安静,进门便见一大瓶新鲜的花,每张桌子上还插着一朵康乃馨,潘可欣把我拖进来,我紧跟在她身旁,不一会儿我们就把桌面弄得满满当当的。

我们一同举起筷子,伸向的都是那盆白白方方的杏仁冻,潘可欣的手悬在那儿,望着我。我夹紧筷子抵住盆底,望着她。潘可欣曾经是我爸爸的学生,我那时去她班上玩,对她印象格外深,后来我因为功课不好,又说什么不接受爸爸找的家教,便自作主张找到已工作的她,于是她给我补课,偶尔也带我出来玩玩。此时她右脸颊上显出酒窝,眼睛里的笑好似微

001





风中的波浪在一褶一褶地荡漾。我的心蓦然地轻颤一下，我脱口而出：“我梦见我妈妈了，她不理我，她看上去好像不高兴。”我妈妈在我五岁那年患病，等我长到十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潘可欣用调羹舀了一块杏仁冻送入我的嘴巴。“妈妈看着你呢，她一直在天上看着你，如果你不开心，她就会难过；如果你快快乐乐，她才能够放下心来。”她说。

“潘可欣，怎么就快乐呢？你一直笑咪咪，你为什么总是快乐呢？”我问。

扑哧，潘可欣笑得用手捂住嘴巴：“李赛阳，你好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可爱。”她的笑眼专注地看着我。

我想她是喜欢我的，欣赏我的。我不是个令人骄傲的女孩，老师眼里的我成绩不好，爸爸眼中的我缺乏自觉性，我心中的我不喜欢读书，潘可欣看到了所有这些，可仍旧把她完好的亲切和温柔给了我。我喜欢被人这样地喜欢。我一直幻想自己是众人瞩目的人。我想，自己是朵高贵、出挑的花。

她轻声慢语地说：“阳阳，还能想得起刚才我们在柜台那儿看见这杏仁冻时的感觉吗？想得起那时你惊喜的叫声吗？不断地去找出一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时常都有好心情。”

“唉！”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是的，我时常不快乐，大人们说我小时候就好生气，看见爸爸和妈妈两个人走在一起，一定要将他们分开，让自己插在中间才能够舒服；跟菲儿表姐在一起，尤其是有大人们跟她说话时，我就用话去激怒她，让她发不出一丁点儿声音，脸扭曲

得很难看；我还不许蓝表弟来我们家，抱怨他太小；我不喜欢跟我差不多大的人更不用说比我小的人了……反正，我就是这样，不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就是随时随地浑身不舒坦。潘可欣说是因为我还是小孩的缘故，她说女大十八变，每个人都是在扔掉一些东西、吸收一点东西，在这种交错中长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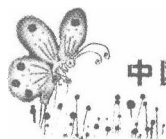
“其实，阳阳，我看你没那么严重，我保准一会儿你就阳光灿烂，把一对小虎牙笑得比巩俐还媚。你呀，瞧，瞧，现在眼睛已经骨碌碌活蹦乱跳了，像玛瑙，像黑珍珠，像小鸟，像野兔……你呀你，想装到眼睛里的东西那么多，忧愁哪儿挤得过它们？”潘可欣说着笑得更深，眉眼配合得当地舒展开了。她没有小虎牙，但照样笑得明亮，拨动人心。似乎，她是到现在为止我接受的第一位年轻女性。

二

我的爸爸很忙。假如我说：“爸爸、爸爸，你坐下来陪我看电视！”他保准眼睛一瞪，干净利索地吐出一个响彻云霄的“空”字，然后孙悟空变戏法似的弄出一串鬼脸留给我，就又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爸爸忙教书、忙赚钱、忙吃喝拉撒、忙喜怒哀乐；从前妈妈在的时候还忙跑医院、忙帮妈妈寻名医好药、忙护理妈妈，但他的虔诚没能挽回妈妈的生命，妈妈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之后，他继续忙教书、忙赚钱、忙吃喝拉撒、忙喜怒哀乐——还





忙相亲。时常有女子被人领着或者自己来我们家跟爸爸见面。每次爸爸对我说：“阳阳，今天我们早点吃晚饭，吃快点，你吃完后就进自己的房间写作业。”我便知道该把屋子收拾一下，我便知道又有精心化了妆的女人要来。

我曾问过：“爸爸，有人中意你吗？”

“还用说！”爸爸抬头挺胸，两手叉腰，猛然起身单腿向后退一踢。呵，“老”天鹅要往云霄飞去！我的掌声刚响了一下，就被一声“咚”打断了。爸爸摔到了地上，故意的。哈哈，我不能抑制地大笑，鼓掌的双手立即把桌子敲得大叫不已。我没去理会它的痛苦，以胜于爸爸多倍的好感觉得意洋洋地问：“爸爸，谁配得上你？有人配得上你吗？”

“去去去。”爸爸说，从地上爬起来时显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不就是完成任务，像你每天完成家庭作业一样吗？”

我知道，这些都是爸爸同事的主意，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找个人，不要让你爸爸去买妇女卫生用品”的意识当做一粒种子撒播在我们家里，并且坚持不懈地洒水灌溉，精心培育。爸爸的一些同事，包括妈妈住院时爸爸认识的一些护士非常热心。

我知道，爸爸要在我面前做一回新郎官。

姨妈的女儿芸表姐让我竭力反对，她教给我好多应对那些同样是相亲的人的方法，说是姨妈她们的意思，她们一致认为来“蛮娘”后受苦的是我。我因此又捧起格林童话，捧起安徒生童话，一遍又一遍地读《白雪公主》《灰姑娘》《野天鹅》，终于读得心惊肉跳、心烦意乱并且几乎丧失了信心和耐性，于是随手翻动了席绢的书页，她说：现代的小孩还把继母想成是给

白雪公主毒苹果吃的皇后，那是自寻烦恼，作茧自缚。我的脑子一下子变得昏昏沉沉的，我抬眼看四周，一切都模模糊糊。

三

又是一个补课日，潘可欣在我的眼前晃着手，说：“注意，精神集中。”

我问：“潘可欣，你说我爸爸是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

“阳阳，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你爸爸。”潘可欣的眼睛又笑得一片欢快与轻柔，她说，“我自己还搞不清独处、恋爱、结婚和独身到底哪个好呢！不过——”她恢复了惯常的沉静说：“阳阳，你们的家似乎是需要个女主人。”

我不知道潘可欣的话缘何而出，但是我相信潘可欣。在我眼中，她的一言一行都合体而让人信赖。我愿意让她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为此我努力掐掉了受同学影响而来的粗话口头禅，努力改掉用袖管擦鼻子的习惯，注意不穿有污渍的衣服出家门……我十三岁了，爸爸不会想到我的内衣问题，我的初潮弄得彼此张皇失措，结果只能打电话给姨妈；我十三岁了，晚饭桌上跟爸爸说着我肚子里的怨气，让他看电视上袒胸露腹的人的肚脐眼；我十三岁了当屏幕上出现男女相拥时对他们尖叫，冲动地要说什么问什么，却本能地说不出口；我十三岁了，被爸爸高声呵斥，觉得百般委屈，有时只能跟他对着干……时常感到身体里血液的流动有点加速，而莫名的恐惧抵在喉咙口，折腾得人说不出的难受。是不是有妈妈就不会

005





这样？我没有体验，我对妈妈的印象只有喊痛、被药物弄得变形的体态以及我在她气息奄奄时的誓言：“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假如有妈妈，那拉着我的手、第一个领我走进内衣店的人肯定不是潘可欣。“女孩的成长最好由母亲、由一个成熟的女子相伴。”这句话是潘可欣曾经说的。这么说，她是认为爸爸应该再结婚？

“不要！”我在座位上跳了一下，被自己的声音吓住了，茫然地愣在那儿，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不要的是什么。

“瞧你急得，”潘可欣格格地笑，“是不是你爸爸有了方向？”

“告诉我，到底怎么样好？”我的手指摁在她的手背上打着旋，“你说，其实我并不介意爸爸结婚，你说结婚好也没关系。”

潘可欣沉默了一会儿。“外人没资格说，阳阳，我是认真的。”她说，“也许，顺其自然吧。”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无论我如何恳求，她就是坚持不给我确定的答案，而固执地坚持这是爸爸的事，是爸爸跟我两个人的事，别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发言权。

好吧，爸爸相他的亲，我自己想，我们各尽其责。

这一想，想出了恍惚，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不是顾虑姨妈说的“蛮娘”，我怕的是与一个陌生人相处。

我已经习惯了跟爸爸两个人的空间，其实可以说在我的生活里一直就只有爸爸，爸爸接送我上幼儿园、小学，我跟着爸爸去小菜场，爸爸陪伴我默写，检查我的作业……不由分说来一个不是妈妈、不是亲戚的人，处于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过一家人的生活，想想都别扭！更不用说我本就是个在外婆

家或者表姐家过夜都心神不宁、坐卧不安的人。

四

两打女子进出我家的大门，在我眼中如时装秀，只是没有灯光激动人心地闪烁。我扑腾翻滚的心等来爸爸的一个宣布：决然再不肯跟别人给他排定的队伍牵上瓜葛。他让我对所有的来电称他不在家。如此，我便有机会更深刻地领会到了他身边某些人的热情。她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说：“给你找个新妈妈。”

奇怪，妈妈还有旧、新？渐渐地，放下电话之后我对爸爸的玩笑开不出来了。渐渐地，放下电话我心里面就窝火，一点高兴不起来。渐渐地，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就找碴儿发脾气。稀奇古怪。这个世界神经病大发作，不是我，就是其他人。

我的十四岁在这种愤怒中来到了。

那一天，潘可欣买了生日蛋糕来为我庆祝。她走后，爸爸对我说：“我要跟潘可欣结婚。”

我笑得倒在床上翻滚，像一个大滚筒，被人一会儿推出去一会儿推回来，反反复复，好不热闹。酒精在爸爸的体内发生作用了，我想。刚才我和爸爸执意开了瓶香槟，爸爸喝了很多，而他根本就没有酒量。被香槟醺倒的男人，我顺着他的“超级笑闹”说下去：“最完美的，最伟大的——”我的词汇卡住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爸爸马上在电话上拨了号。“可欣，”他叫。





“你不要把潘可欣吓坏了。”我扑过去夺电话。

爸爸紧紧拽住听筒，命令我：“别胡闹。”他的表情非常严肃。

“正儿八经嘛。”我的声音小小的，带着疑惑与不相信倔强地来到人世——在我眼里它就是我拥有的一根绣花针，细微，但尖锐而强硬；很容易被人忽视，但仍旧执著不屈。

爸爸把听筒重新贴住耳朵，双眸凝重而充满焦渴地盯住墙上的一块斑点，但我可以肯定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专心地、字句分明地说：“可欣，我对阳阳说了。嫁给我！嫁给我！”

空气还没来得及彻底凝固便被我的放声大哭摧毁了。在如山洪般喷薄的泪水中，漩涡四起。我对潘可欣的信赖和刚刚搭建的依恋以及我对爸爸的爱一同急速地顺着水潮与波涛或向前行，或受阻激起水花，或回旋钻入水底。

哭着哭着我忘掉了自己为什么而哭。我觉得自己脱胎换骨成了一个雪人，里里外外空白一片，身体上原有的一切斑驳都消失了。

我想，在这样的喧嚷中，我亲手而彻底地送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我肯定已经不是原来的小孩了。刹那间我跃过一道沟壑，脚重新点着地面后才发现来处根本遥不可及，我再也无法倒转回去。我没有任何准备，我觉得可怕！怕！

五

“我终归要结婚的。”在相互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地

过了一段日子之后，爸爸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对我说。

我把脑袋晃得如鸡啄食：“我早知道。”

爸爸点点头，说：“我们总该有新的生活，况且你一点点大起来了。其实不管怎样，我终归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脑袋又如鸡啄食：“我知道。”

爸爸点点头，说：“好，不要潘可欣，我重新考虑。”

“出什么花头，你。”我忽然火了，“你花样经真多，我看这回该轮上你配不上人家，你配不上潘可欣。”

“是的，我配不上，我很矛盾。”爸爸说，“潘可欣的父母不同意，再说我比她大十七岁，又曾经是她的老师，还有你……”

“你真烦，要换你自己换，我只能要潘可欣。”我几乎叫起来，觉得爸爸非常絮叨。

爸爸嘿嘿笑两声说：“我试探你！”他的笑容虚弱，但看得出欣喜若狂——由内心深处如浪花一朵朵、一阵阵、一片片绵绵不绝、层出不穷地翻卷而出的欢乐。我心底里又喜又悲，仔细探究都没能弄出缘由，只好听任他再往下说：“感情的事哪儿说来就来、说放就放，又不是从前的年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凑合凑合。真正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不容易啊！”我心里扑棱扑棱，似什么都晓得却更好像木乎乎的没有任何感觉。

“傻孩子，你担心什么？爸爸终归是你的爸爸，不会因为结婚而改变。潘可欣与你又彼此十分熟悉，你跟她一直也挺处得来……”

“我不是担心，我就是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过。”我的眼泪在无声地流淌。

“傻孩子。”爸爸用手抹着我脸上的泪，我一头扎进他的怀





中，他不住地轻拍我的脑袋。

时间，定格吧，就这样止住！我默默地祈愿，全身心地在想一件事：让我变成爸爸怀里的一块化石。

六

刚才还要成为爸爸的化石，这会儿已经约了潘可欣见面。

潘可欣在给我过了十四岁生日之后再没有来我们家。我们家的电话在那不久后的某一夜开始突然成了电台的热线。有时候我走在路上也被人拦住了回答与他们两人“之恋”相关的问题。爸爸和潘可欣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不亚于明星的逸闻。我听到一种又一种版本，它们如纱幔，垂拂在我与我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之间。

见到潘可欣的时候，我脑子里的话语忽然全跑丢了，但我竭力掩饰住，故作老到地招呼：“好久不见。”潘可欣微笑着点点头，好像在专等我说话。在慌乱与掩饰中，我无法再显出从容，口无遮拦地说：“姨妈她们都不希望爸爸结婚。”潘可欣还是微笑着点点头。我说：“你来吧，跟我爸爸结婚。”她的眼中莹光闪闪，但她还是笑着。我再也控制不住，拉住她的手就落泪了。

哭了好一会儿，我忽然觉出潘可欣的手很凉；我去拉她的另一只手，果真冰凉冰凉。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仍旧微笑着，眼中星光点点，曼声而语：“阳阳，你妈妈永远在天上看着你。”

我们的三口之家就在盛夏气温最高的日子里建成了。没

有任何仪式，只有一束玫瑰花和正版的七个小矮人，潘可欣带着它们出现在我和爸爸两个人的空间里。

七个小矮人当然归我。我在潘可欣面前信口说它们好玩但太贵，没想到她给我带来了。我们心照不宣，那个我约她见面的日子是我俩的秘密——回想起来，我可以不差一毫地展示出当时的每一丁点细节，但我不会这么做，惆怅已经在我心里做好告别睡眠的准备，而我不想它压过小矮人们带给我的开心，于是我拥抱了潘可欣，竭力用热烈的态度迎接她。

玫瑰花瓣闪现出沉着的绛红色，如绸缎一般，潘可欣说是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哇噻，爸爸过生日！”我耸着肩说。

“少见多怪。记住，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生日，其他人也有生日。”爸爸一脸得意，哼着小调把花插入花瓶。他说，这是他迄今收到的第一束鲜花，也是在他成年后第一回有人对他说：“生日快乐！”

我追逐着花，追逐着爸爸。“味道真好。”我漫不经心地说，终于是克制不住，说出来后我有种痛快感。

“当然！”爸爸一副沉醉的样子，显然没有觉察到我话中的酸意。我有点失落，又有点侥幸。毕竟我不想讨骂，也没有破坏这面前的美好的意思，我不想让爸爸不高兴，更不想令潘可欣伤心。在爸爸和潘可欣之间，我似乎更顾及潘可欣，更加在乎她的反应和自己在她心目中的样子，于是我要自己尽量表现得好一些。

什么是好？我在白纸上写道，心里面的鼓胀化成了一遍又一遍的“好”字被写了出来。

